

## 青龙镇系列小说之

## 老谝爷

□朱广辉

老谝(piǎn)是青龙镇的方言,就是故意炫耀的意思。

老谝爷姓耿,他不是青龙镇街上的人,镇子向东十二里有一梁堤口村,村民以耿姓居多。

耿老谝无儿无女,只耕祖传下来的三亩薄田,日子也过得饥荒,偶尔去青龙镇打个零工,钱没挣多少,倒是把镇上人的洋景致复制了不少。

这天阳光明媚,老谝爷掂着坯模子去了青水河,他在河坡里忙了两天,又腾出自家的一间草房,然后把已立住形的土坯用扁担挑回了家。

他老伴不问他的事,他也没请人帮忙,三天过去,一个土台子垒得中规中矩。

老谝爷又在镇上忙了两天,捎回一个靠背小方桌,一套茶具,六个小耳朵杯。

老谝爷先邀老伴陪他在那儿喝功夫茶,老伴喝了一次,说啥都不往桌边偎了。

老伴说,每次只饮半口,太费功夫,想喝弄一碗就是了,矫情。

老谝爷也邀同村的来喝,人家只夸好,夸老谝爷有品位,有范儿,可再喊却推辞了。

冬天的时光天色短。

老谝爷不去镇子上打零工了,他说冬季该养养膘,哪儿都不去了。

于是早晨的饭场上,老谝爷的菜盘上面便多了几块肥肉片子。

肉片子下面才是菜。

耿老根:老谝哥,又吃上了?

老谝爷:可不,肥肉片子烩萝卜。

耿老根:好生活,老谝哥有福。

老谝爷用筷子夹着肥肉晃了晃,又放在一边,然后才夹着萝卜吃。

吃馍,喝汤。

有的已吃完了饭,坐在那儿喷闲空儿。

老谝爷也吃完了,盘子里只剩下几片子肉。

这时来了一帮小孩,他们像是商量好似的围到老谝爷跟前,齐声喊:有福有钱的老谝爷。

这时的耿老谝会幸福地闭上眼睛,孩童们的稚嫩奶腔像一股春风吹得他心花怒放。

待眼睛睁开时,盘子已空,孩子们肮脏的小手抢光了他盘子里的肥肉。

老谝爷说,吃吧,爷在家吃过了,爷专门给你们留的。

也有孩子来晚了,站在空盘子边上哭。

老谝爷会上前安慰,然后领到家里给一块肥肉片子吃。

这年冬天,老谝爷出来的少了,因为他的身体出现了状况。

镇上零活少了,老谝爷想去老猴精那儿扛包。

老猴精没在那儿,老猴精的丈夫穆老大也没在那儿。

一帮子年轻人正闲着没事干,见来个老头也想当扛包工,便和他逗趣,他们把目光盯向大包牙。

扛包工大包牙有二百斤重,长得奇丑无比,却力大。

大包牙说,想扛包可以,照我的模样做一趟立马上工。

话间,两人抬起一麻袋黄豆放在大包牙的左肩,又抬一袋放在大包牙的右肩,还有一包大包牙揽腰里了。

大包牙载着三麻袋黄豆在码头前的货场上转了一大圈。

老谝爷明知是他们做的局,有些欺生的成分,但他一咬牙,愣是要试一试。

两个人放黄豆包也有巧,他们给大包牙放时是悠着劲儿的,给老谝爷放时是砸上去的。一包

上去,老谝爷一咬牙挺住了,再一包就吃力了,腰里夹那一包时,对方几乎是麻袋猛力扔过来的,一丝刺痛从老谝爷左侧肋骨伸出,刺痛像是冬日的裂冰,吱吱喳喳地朝前延伸,当疼痛延伸到整个胸肌时,老谝爷栽倒了。

虽说后来码头上的老猴精夫妇给老谝爷付了药费,但伤筋动骨一百天,接下来的三个月老谝爷就是在床上度过的。

立冬的时候刮起了大风,正躬着腰在清水河畔拾柴的老谝爷被风吹进一个挖坏的深坑,刚刚愈合的骨伤再次开裂。

老谝爷临走的几天,只喝水,不吃饭。

以前结伴吃老谝爷肥肉片子的一帮孩子来看老谝爷,小孩子心里藏不住事,说:老谝爷,他们说你该死了,你不能死啊,俺们还想吃你盘子里的肥肉片哩。

老谝爷笑了,眼角渗出泪花。

老伴又一次唤醒老谝爷,老谝爷指指茶杯又往青龙镇指了指。

老伴让一个半大孩子牵着驴去了青龙镇的得闲茶行。

老伴去拿老谝爷存在茶社里的东西时,苏老三的一身绸衫晃了她的眼。她立马明白老谝爷想什么了,她去估衣店买了一身旧黄色绸衫,特别是绸衫腰带上的那块绿松石比苏老三的那块还大。

傍晚,老谝奶奶赶到家,昏黄的油灯下,她将那身绸衫展示给老谝爷看。

老谝爷双眼放光。

老谝爷让老伴给他换上绸衫,搀着歪到茶台边。

老谝爷又让老伴去给他做碗面。

当老伴端着下好的面来喂时,老谝爷已经走了。